

死刑犯档案“零口供”

案件发生在1993年4月22日的黄昏,京东通州。

这案子太耐人寻味了,一连串的悲剧,把年轻的女杀手最终推上了刑场。从被捕到伏法,她一直冷面对待审判,至死没留下口供。

一桩找不到证据的强奸官司

王玉律告发同村农民陈书临强奸她,是经过艰难的选择的,她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懂得用法律捍卫女人的尊严。这既是现代女性一个朴素的决定,也是她迈出的勇敢的一步。不想悲剧由此而开始。

1993年1月的一天,王玉律走进了通州刑警队,说自己被人强奸了。当年王玉律刚满30岁,与丈夫生有一个儿子。王玉律说,去年的六七月间,她曾两次被陈书临强奸。

陈书临是通州廊府乡供给店村人,距离王玉律的中辛庄村有10里地远,陈书临的姐姐嫁到了中辛庄村,生有一儿一女。儿子18岁,女儿17岁。陈书临的姐夫刘文立在村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原在某乡当副乡长,据说后来上级有意让他到另一个乡当乡长,不知何故,他没去上任,而是回村上办了一个私营养猪场。养猪场需要帮手,陈书临就在姐夫的养猪场帮姐夫经营,王玉律在这个养猪场给刘文立一家打工。

王玉律说,她在养猪场干活的时候,陈书临强奸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养猪场的小屋里,另一次是在她的家里。王玉律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告诉了刑警。但是,王玉律拿不出刑警要的证据。刑警问王玉律,事情过去快一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来告陈书临强奸你?王玉律支吾着,没说符合情理的理由来。王玉律离开前,在访问材料上摁下了手印。

刑警队依法传唤了陈书临。讯问了一天多,陈书临所述与王玉律所说相去甚远,陈书临根本不承认有这么档子事儿。又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陈书临说谎,案子办不下去了。

王玉律很着急,不停地跑到刑警队去催问,要警察给她做主,把强奸犯陈书临给抓起来。两个月里跑了20多趟刑警队,陈书临还是没给抓起来。王玉律又对刑警说,要不,让陈书临赔我四千块钱,我就不告了。

见还没动静,她又降到了两千块,最后降到五百块,说如果陈书临赔她五百块的损失费,这事就扯平了,她就不告了。

刑警们不能答应她提出的要求。陈书临也不同意,陈书临说,王玉律这是想讹钱财。

愤怒农妇连夺三条人命

条件一降再降,还是没结果,全村人都知道了,王玉律很难过。而陈书临的姐姐也气得要命,王玉律的家与陈书临姐姐的家紧挨着,陈家在王玉律家的南面。事后,有村民说,陈书临的姐姐经常骂王玉律,还说,你不是会告吗?咱上面有人!

还有村民说,后来王玉律的条件又降低了,她对陈书临说,我不告你了,反正你家有人,告也告不赢。你给我两个小崽崽,算是赔偿我,咱们就两下扯平了。而陈书临的回答是:别说两个小崽崽,我一撮猪毛也不给你!

王玉律的丈夫也是本村农民,老实巴交的,这事儿闹开后,他不敢出门了。他们的儿子当时

四岁。不久后,两人悄悄到镇上办理了离婚手续。有镇干部证实,王玉律是与丈夫协议离婚的,没有财产纠纷,儿子归丈夫抚养。

然后,王玉律买回一杆猎枪。有村民看见她扛着枪在村边林子里打鸟,还有村民看见她在自家院墙上立个酒瓶瞄准。

黄昏,夜的序幕。离了婚,孤身一人的王玉律提着猎枪,进了刘文立家的后院,她先看见刘文立18岁的儿子正在猪圈旁起猪粪。她二话不说,端起枪就朝刘文立的儿子开了一枪,18岁青年中弹栽倒在地上。

紧接着,王玉律进了前院,刘文立17岁的女儿正在做饭,王玉律举枪射击,17岁少女倒在灶前。正在房屋里说话的刘文立夫妇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屋内出来。刘文立看见王玉律后,还没来得及张嘴说什么,就被迎面飞来的子弹打翻在地。陈书临的姐姐慌忙逃跑,王玉律在后追赶。陈书临的姐姐一头扎进黑夜里。王玉律停止追赶,返回去,关上院门,点燃了刘文立家十一间砖房。

看着大火把暮色染红后,王玉律扛起枪,直奔村南的养猪场而去。在养猪场的一间小屋外,王玉律堵住了正在屋内与一个同村妇女聊天的陈书临。她把枪口对准了仇人。

同村妇女立即明白了什么,她上去一把抱住了王玉律,嘴里一个劲地劝,大妹子,你这是干什么?都是一个村的,有话好好说……

红了眼的王玉律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子弹飞过陈书临的头顶,打在了窗户上。陈书临和大腿两侧中弹,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刘文立的儿子头部中弹,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女儿被击中颈部、胸腔及右上臂,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惨案惊动了四乡八邻。王玉律成了公安部一号缉拿要犯。刑警队连续数年大规模搜捕王玉律,王玉律却像蒸发了一样无踪迹,只把复仇的恐惧留在了村子里。痛失丈夫和儿女的陈书临的姐姐离开了村子,王玉律原来的家也弃置多年无人居住,残破的景象使人很难联想曾经的温馨。有村民说,王玉律的丈夫带着儿子定居他处,也有的说外出打工去了,两座并立的民宅自那追魂的枪声后,村民纷纷绕道而过,无人愿意近前。

在半年多的调查过程中,预审员先后审了王玉律20多次,她一直不供。每次,不是回答的和以前一样,就是一句话不说。尽管把她的指纹与她留刑警队访问材料的手印比对,证实她就是王玉律,尽管认识王玉律的人,包括她的前夫和陈书临以及陈书临的姐姐,还有很多村民都指认“周铭卿”就是王玉律,可是,王玉律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王玉律。

隐姓埋名五年后终于被发现

悲剧并未因王玉律的潜逃而画上句号。五年后,又延至河北大城县刘固献乡那个偏僻贫穷的角落。

王玉律像秋后黄昏的落叶,听任风把自己吹到了河北省大城县。自保之心抑或驱避的本能,使她应允一个好心肠的人给她找了一个家。于是,长她二十岁的乡国税所临时工老吴来到她面前。她看了看老吴,说愿意给他当媳妇。老吴问她有啥要求,她说,两床新被褥就行。

改名周铭卿的王玉律做了老吴的媳妇,随老吴住进了国税所里,给国税所当做饭的厨子。她少言寡语,老吴从不过问她的经历,也从不难为她。第二年,她生了一个女儿。

1998年3月间,搜寻王玉律未果的通州刑警刘爱民和他的搭档何梦斌获取了一个重要信息,有一群众到河北省大城县做买卖,在藏屯乡国税所里面看见

一个当临时工的妇女,长相酷似王玉律。3月19日深夜,刘爱民他们五名刑警带着四支枪,开着一辆桑塔纳,连夜驱车直奔河北大城县。河北大城距北京通州区有300多公里的路途。

20日凌晨4时左右,刘爱民他们赶到了河北大城县。先找到当地公安局的刑警队,说明了来意,当地刑警队选派了两名有经验的刑警配合刘爱民他们实施抓捕。

天亮后,刘爱民他们到了国税所,一个女人正在厨房里做饭。负责调查王玉律案的刑警认出了王玉律。

“王玉律!”刑警在门外突然喊。“嗯?”王玉律愣了,她认出了刑警是通州来的,下意识地说:“你们怎么找着我的?”

“走吧!回通州!”刑警说。“哇!”床边玩耍的一幼女大哭起来,并向王玉律张开手臂。孩子的哭声让王玉律镇定下来,她抱起孩子,说:“你们认错人了,我叫周铭卿。”王玉律说着,拿来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王玉律,姓名栏上印着周铭卿的字样。

刑警不相信王玉律的话,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刑警给王玉律戴上了手铐,这时,王玉律的丈夫老吴闻声进屋,见状怔住了,但很快又明白了什么似的,一句话没说,抱起孩子离开。

后来,办案人员拿着“周铭卿”的身份证,三次到河北省大城县调查。终于查明,那张身份证是一个村干部给派出所开具了一份假证明材料,派出所根据假材料办理了“周铭卿”的身份证。那个村干部承认,他的村里根本没有叫周铭卿的。

王玉律很顺从,也很镇定地跟着刑警回通州,只是,她一路再也没话。警车驶入北京通州区境内,刘爱民对王玉律说:“到通州了,你离开五年了,看看老家吧!”一直昂着头颅,表情冷淡的王玉律浑身抽搐了一下,闭上双眼,头慢慢下垂,一直埋进戴着手铐的双手里。

人们现在愿意相信王玉律是被强奸的了,因为一个农妇怎么可能拿自己的贞操开玩笑呢?如果陈书临没有强奸她,她何以如此报复,把自己的家搞得骨肉离散呢?陈书临即便强奸了王玉律,也罪不致死,何况王玉律杀死的是仇人的姐夫和两个无辜的青年。人们关注的是王玉律的死期了。可是,王玉律给预审警官们出了一个难题,她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王玉律。

在半年多的调查过程中,预审员先后审了王玉律20多次,她一直不供。每次,不是回答的和以前一样,就是一句话不说。

尽管把她的指纹与她留刑警队访问材料的手印比对,证实她就是王玉律,尽管认识王玉律的人,包括她的前夫和陈书临以及陈书临的姐姐,还有很多村民都指认“周铭卿”就是王玉律,可是,王玉律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王玉律。

法庭上的王玉律仍然缄口不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内容:“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1999年9月,王玉律因犯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行刑的前一天,法官问她有什么要说的吗?她仍不语,只是摇了摇头。

穆玉敏/文 摘编自《档案春秋》



老年的巴比



身穿纳粹军服的巴比

纳粹“里昂屠夫” 隐居南美当特工

据德国《明镜》周刊近日报道,绰号“里昂屠夫”的克劳斯·巴比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后来,巴比逃到南美洲玻利维亚,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根据最新的调查,巴比在隐居玻利维亚期间,曾为西德联邦情报局(BND)担任特工。

“里昂屠夫”成为西德特工

1913年,巴比出生于德国伯恩附近,29岁时当上了盖世太保在法国里昂地区的负责人,并因野蛮的审讯方式而出名。巴比得势时,他设在里昂“终点”旅馆二楼的刑讯室,成了“屠宰场”和很多受害者的“终点站”。每当要折磨一个人时,巴比并不露出凶恶的表情,只是微微一笑。在拷打法国抵抗组织领袖、戴高乐的战友让·穆兰时,巴比和他的爪牙打断了穆兰的双臂,接着打断了他的双腿,还弄折了他的几根肋骨,导致穆兰当场死去。

即使对于孩子,巴比也不会心慈手软。他曾把里昂附近一家孤儿院里的孩子全部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孩子最终全被杀害。

战后,巴比被法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此时,他远遁南美洲玻利维亚,化名“克劳斯·奥尔特曼”躲了起来。取得玻利维亚国籍后,巴比和妻子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经营一家药品原料贸易公司。

过去几十年间,坊间一直有传闻称,巴比曾为西德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BND)做间谍。最近,这种传闻得到了证实。

根据《明镜》周刊从科布伦茨市的联邦档案馆获得的文件,成立于1956年的BND,起初的“业务”仅限于欧洲。随着冷战的进一步发展,BND将间谍网络伸至全球。在南美,该机构尤其留意玻利维亚的局势。西方阵营担心,万一哪天该国军政府被不满独裁统治的群众推翻,玻利维亚会倒向苏联阵营。

西德联邦情报局对巴比的工作很满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比加入了BND。发现巴比的“伯乐”名叫威廉·霍尔姆。在BND负责招募新特工的霍尔姆身材臃肿、大腹便便,但很讲究“面子工程”,总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霍尔姆经常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每当遇到合适的人选,他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向慕尼黑附近的布林奇市发回消息,那里是BND的总部所在地。

巴比的代号为“鹰”,在BND的注册编号是V-43118,在BND员工表中的名字是“克劳斯·奥尔特曼”。被招募几个星期后,巴比有了一个新身份:波恩名为“Merex AG”的公司在玻利维亚的代理人。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代表BND在全球各地售卖军火。巴比的任务是,获取玻利维亚政府军缺少武器弹药的情报,马上通知“Merex AG”。

1966年5月,代号“索林杰”的BND特工飞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宣布巴比“转正”,并对他进行了“强化训练”。两人约定,巴比把获取的重要情报伪装成经济新闻,写在一种特制的纸上,寄给西德北部巴特贝文森市的一名教师,再由他不开封地转寄到汉堡的一个邮箱里。同月,巴比收到了BND总部发

给他的第一个月的间谍津贴——500德国马克。

文件显示,担任特工期间,巴比至少35次向BND传送情报,因此得到了数额不菲的津贴。BND通过电汇,把钱打入在英国渣打银行旧金山分行开设的一个账户。

BND对巴比的工作很满意。不过BND清楚,用巴比在南美洲搜集情报是一招险棋,当时东德情报机构“斯塔西”和苏联克格勃已经盯上了巴比,很可能以揭老底为要挟,迫使巴比为其服务。基于这种考虑,BND决定停止巴比的工作。1966年圣诞节前不久,代号“索林杰”的特工在西班牙马德里与巴比会面。“索林杰”说,由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比较紧张,BND的预算被大幅削减,“因此要停止在拉丁美洲的情报工作”。

就这样,巴比在取得1000马克的“封口费”后,被BND解聘。

为美国出谋划策杀格瓦拉

1972年,法国传奇的“纳粹猎人”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和妻子瑟奇·克拉斯菲尔德追查到了巴比的行踪,巴比的真面目被揭穿。从此,围绕着引渡巴比一事,玻利维亚和法国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拉锯战。直到1983年,玻利维亚政府才同意将其引渡至法国。法国已在1954年废除死刑,巴比以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1991年9月,这名罪恶滔天的纳粹战犯死在里昂的监狱中,终年78岁。

根据美国的解密档案,除了为BND担任间谍外,巴比在战后还为美军情报机构“反情报队”(CIC)做事。为了将巴比发展成“反共工具”、“冷战勇士”,CIC承诺帮助巴比逃脱法国犯罪调查机构的追捕,并在1951年帮他逃到玻利维亚。

巴比为美国人做的最大“贡献”便是参与杀害拉美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根据英国大导演凯文·麦克唐纳2007年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敌人的敌人》,1966年11月,格瓦拉带领几十名战友来到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准备推翻该国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这时,巴比将他二战时期对付法国抵抗组织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提供给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政府,导致格瓦拉在1967年10月8日被俘,第二天即被枪决。

1972年,巴比的真实身份被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揭穿后,面对公众的抨击与质疑,BND也曾调查过此事。那些与巴比有过往来的BND特工在调查中众口一词地称,他们只是“通过媒体才了解到奥尔特曼的真实身份”。就这样,BND在宣称“事先不清楚此人身份”之后,其内部自查没了下文。

《明镜》周刊的报道称,这只是BND做样子罢了。受招募时,巴比说他“从东德直飞玻利维亚”就足以让BND对他的背景展开彻底调查,要知道,当时有许多纳粹战犯逃到南美洲。

章鲁生/文 摘编自《青年参考》